

# 《小花朵》往事

■吴益敏

日前 听闻停刊近二十年的儿童文学刊物《小花朵》要复刊了。这一消息勾起了多少瑞安人心底的儿童文学记忆,但是少为人知的是,《小花朵》与我民主党派有着很深的渊源。它的发展离不开民进瑞安组织创始人杨作雨、彭文席。

1979年 温州著名寓言作家、儿童文学作家、民进温州市委会原副主任金江先生联合温州文联一批老作家 成立温州市儿童文学组,并创办了《小花朵》。到1980年8月,《小花朵》共发行6期,每期25000册。正当发展势头良好之际 金江接到调令 去往省里创办《当代少年》杂志,《小花朵》遂停刊。



很多人一直怀念着《小花朵》。金江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了老友杨作雨。

1984年 在瑞安县文联成立之际,时任名誉主席杨作雨力推《小花朵》在瑞安复刊,并得到县文联领导大力支持。就这样,《小花朵》从温州 移栽 到了瑞安。

当时有不少人认为,《小花朵》只是给小朋友看的刊物 定价低廉 维持刊物出版还要经费补贴 不值得。尽管争议很大 杨作雨始终坚持 文学要从娃娃抓起 力排众议,让《小花朵》生存了下来。

为了弥补办刊经费不足,他还多次拿出退休金给予补贴。我们给他送的慰问金,他也会拿出来捐掉。市文联原主席张鹤鸣感慨地说:个人捐赠显然不足以解决经费缺口,杨作雨多番寻求外界帮助。1994年,以《小花朵》为基地,瑞安市儿童文学学会成立。会上,杨作雨倡议成立儿童文学基金,用于协会的发展和刊物的出版。之后在1994年、1995年的政协大会上,他连续撰写提案《拨款建立本市儿童文学基金会》,以培养

彭文席进入了县文联领导的视野。彼时彭文席已退休在家,当《小花朵》伸来橄榄枝时,他二话不说,甚至连工资也没有问,就担任起了编辑工作。彭文席工作之认真,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:当时,他住在云周十八家村,隔江渡水每天上班往返要两个小时,但他从来没有迟到,也从从不喊辛苦、不提要。直到《小花朵》停刊,他整整坚持了14年。

1988年10月,杨作雨、彭文席同时被民进温州市委会吸纳为会员,之后他们又协同其他会员一起筹备成立了民进瑞安基层组织。2021年6月,由瑞安民进会员自编自排自演的情景剧《小花朵》在市政会议中心演出,获得了观演人员的交口称赞。当年读着《小花朵》长大的孩子,如今早已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,其中很多人加入了瑞安民进,为瑞安的儿童教育事业及其他行业做出贡献。

# 打金

■李浙平

积善人家不藏金。或许因两种情况,一是平常好善乐施,二是储黄白之财不利和睦。当然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还是打心底喜爱黄白之货的,这同样表现出两种想法,一是具财富,二是可显示奢华。打金行当,也是应人对黄货的需求出现的。古代皇家的御用金器,有专门打造的机构,属内务府掌管。而仕宦或富贵人等,则去专门的打金铺定制黄金器物。寻常百姓人家,温饱尚且艰辛,光顾者自然少之又少。

金饰品进入寻常百姓人家,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了。贺寿的、小儿百日的、婚娶出嫁的,都会送一些小金饰,表示祝福,图个吉祥喜庆。为何认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呢,原因是在外婆家,我只见到过老的银饰品、玉件、锡器,却没看到老的金器,毕竟陈家祖上在清末时出过官的。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后,老百姓的日子富裕了。

我曾戴过一枚金戒指,是二舅母送给母亲的,这里面有一个令我感动的故事。当年外婆将横街老屋作了析产处置,三位舅父各得一间(两层),剩下半间留给了母亲。外婆说女儿也得有祖产享受。然而,母亲不在黄岩工作,于是将所得房产送给二舅父。二舅母要将房屋折价的钱给母亲,母亲认为自己工作在外地,没办法在外婆跟前尽孝,一切照顾外婆起居的事都靠二舅母,故而决不取这个钱。二舅母在万般无奈之下,悄悄打了枚金戒指。母亲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,收下二舅母的心意。因为当时我在场,母亲便将金戒指给我戴了。

瑞安老城里有几家打金店,我不甚清楚。第一次接触,还是婚前,去大沙堤巷口,陪未婚妻去打金项链,我将自己戴的戒指让金匠打成圆形的金牌,再买一条于当时还算比较长的金链子,相互挂挂,给未婚妻套在脖子上。虽然看着金灿灿,可我总是觉得像是比较贵的枷锁。所以我不喜欢金饰品,以后便没再佩戴过。



打金 己亥三月廿九日 李浙平

## 瑞安老行当

RUI BAO

友人王式的娘家祖上,是打金的,在瑞城也属百年老字号。现在这个行当由她去打理。曾听她说过一富人打金头罩的传说,我也没去考证。不过,觉得有趣,便在创作系列小说《市井生活·金牙王》时,写了一个有关金面罩的故事。故事结尾是,金牙王拒绝为殁了的富商打金面罩,老伴觉得失了几十倍利,可惜。金牙王认为自己做的是喜庆的活,贪了眼下这利,以后的牌子就砸了。再说,这利不吉,会惹祸。老伴却说:你不做,自有人做。白白没了一笔生意。金牙王笑笑:想把生意做长久,要知道舍的。再说,兵荒马乱的,这个物件保不住。故事是编的,但行当有行当的道理。百姓的道理,是真的,看你如何去理解。

如今,随着生活富裕,金器生意又好了。只不过手工打制的金器,极难见到。

# 怀念四公许冶荪

林笑漫

上世纪初,瑞安有一位知名绅士许冶荪先生(1880-1955),为地方做过许多公益事业,瑞安人景仰他,称颂他,急公好义。

许老先生是我外公的表兄(他排行第四,我叫他四公),轮到我这一代,虽然血统更远了,但他是我一生中最亲密的长辈。在我进许家不久,我的大姑婆送我一把长嘴剪刀,四公看到了,忙对我说:你来给我理发吧!我不自量力,立即去拿了母亲梳头时围在颈项里的一块绸料的四方巾,把四公的脖子围起来,开始剪发。四公是秃顶的,两边留有短发,短发长起来必须剪短。我将围巾围好后,马上一剪下去,不料第一剪就剪着了四公的耳朵,流了血。我吓得不知所措,四公却很平静地说:一点不痛,流点血算什么,你继续剪吧。我便用一只手蒙住他的耳朵,另一只手理发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理完毕。

第二天四公外出会客,客人们都看着他的头发,一位老人忍不住询问:许老,你今天的头发是在哪家理发店理的,又是哪位理发师傅理的呀?四公笑着回答:不是在理发店理的,是一个十

岁小姑娘的杰作。引得一群老年朋友捧腹大笑。

我不敢再在四公头上 打理 了,但四公总是鼓励我说:熟能生巧,失败是成功之母,你应该学会与困难作斗争,于是我又开始了理发。真的,此后头发理得顺手多了,甚至母亲的头发也由我打理,再后来几个同班女同学也让我为她们剪发。四公教育我的话竟能植根在我的心中,一生受用。

四公做事没有私心,总是站在正义一边。在瑞安解放前几年,一个瑞安青年在瓯海中学读书,因反对学校当局,带头罢课,被温州警察局批捕。他身上有一本通讯录,其中有一人是瑞安中学学生,于是这名学生也被牵连进去,关在瑞安警察局里。消息一经证实,四公立即跑到警察局里,要求马上放人。过了几天,被捕青年放出来后,他的叔父池仲贤医师领其来向四公致谢。那天我正在四公房中,看见两人进来,那名青年立即向四公跪谢。四公正坐在椅子上看报,立马扶其起来,一看是毛头小伙子,他大声笑了,说:原来你还是一个小青年。

1949年5月14日,四公从外面回

到家,笑容满面地对我说,他正从胡景斌住处回来,说胡景斌对他非常热情,紧握他双手,第一句就问:林爱雪现在何处,可以争取过来吗?我被听得一头雾水,胡景斌是中共浙南特委的领导人之一,这时怎么随便可以见到。原来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时,胡景斌、洪彦霖、孙经邃和林爱雪均是温州中学学生,那时温州某处路面拓宽,要拆除一大片房子,可是民房均已拆除,唯独东洋堂仍兀立不动。这几名爱国学生领头提出抗议,准备组织全体同学用武力捣毁教堂。为此,这几名学生即被国民党逮捕坐牢。四公知道后,认为这些学生是爱国青年,是国家未来栋梁之材,非得拯救不可。于是他设法用曲线办法拯救,最终学生被释放。

四公年轻时从日本留学归国,对教育事业非常关心,新中国成立后,他将自己宽敞的大房子,无偿赠送给政府办学。

光阴荏苒,沧海桑田,四公离去整整66年了。四公那慈祥的面孔,他的音容笑貌,在我心中越发印象深刻,永不磨灭。

# 又是丹桂飘香时

周海燕

秋风起,满院香,又是一年丹桂飘香时。许是今年秋天来得太迟了,本应中秋前后就该花开满枝的桂花迟迟没有动静,直到前几天出门,猛然间一股芳香扑鼻而来,仔细一看,才发现原来是小区的桂花开了。仿佛一夜之间,枝头黄米粒大的花朵就这样绽放了,它们在枝头招摇,呼唤着你。

小区内种的都是丹桂,叶密千层绿,花开万点黄,黄花绿叶相衬,煞是好看。记得琦君在《故乡的桂花雨》一文中写道: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。我常想,如果少了桂花,秋天该是不完整的吧。



看到桂花,小时候在老家的生活场景历历出现在眼前,那么清楚又分明,仿佛就在昨天。

记得当年我家住的是老式的房子,几户人家住一栋,据说建于清朝末年。一栋房子,足有七间,雕梁画栋,虽然低矮,却也是古朴美观。当地人称我家的房子为七间走马楼,我以为能住上这样房子的,祖上起码是有人当个七品芝麻官之类的,可问遍了,族人均是摇头。心里总是好生奇怪,长大后查了百度才知道,走马楼是南方民居建筑中一种特有的建筑形式,是四周都有走廊可通行的楼屋,甚至骑马可以在里面畅行无阻。

可能是房子大吧,房前屋后留了大片空地,边上还有一条小河。河水悠悠,颇具江南水乡之美感。

了糯米的原味,做出来的桂花糕味道鲜甜,是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比的。

在粉里加上水、白糖,搅拌均匀,放在特制的甑里,用大火烧,快要熟透时,放上桂花,再用慢火焖烤一会儿便可以出甑了。纯白的糯米,金黄的桂花,红白相间,香气扑鼻。在一片朦胧的雾气里,有无数双贪婪又饱含期待的大眼睛。更有别家的小孩子,早早被香气吸引过来,赖在门槛边,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奶奶会根据大家的喜好把桂花糕做成正方形或菱形。那小巧玲珑的桂花糕,生生地吊住了众人的胃口,让人欲罢不能。细细咀嚼,滑软油润、软糯甘怡,又甜而不腻,清香可口。米香包裹着桂花香,甜中带着些许咸,香糯里伴随着丝丝的凉。这时,如果再配上一杯奶奶自制的酸梅汤,简直可以把山寺月中寻桂子的意境融化于口中了。

父亲说,奶奶很喜欢桂花,于是爷爷在房前屋后种了好多桂花树。我对桂花没有研究,看了琦君的文章以后才知道,桂花有两种,月月开的称木樨,花朵较细小,呈淡黄色。另一种称金桂,只有秋天才开,花朵较大,呈金黄色。我家的桂花年年秋天怒放,应该就是金桂了。但我还是喜欢称它为丹桂。

桂花年年岁岁不断地长高长大,而奶奶却在爸爸刚上小学时就撒手人寰了,奶奶种的桂花树却一直留存了下来。每当丹桂飘香时,爷爷总会看着桂花发呆,那神情不是在看树,而是在想一个人。我们知道爷爷又在想奶奶了。每每这个时候,我们都静悄悄的,说话也压低声音,尽量不去打扰爷爷。

父亲说,奶奶生前最爱吃桂花糕。奶奶做的桂花糕是村里的一绝。做桂花糕之前,首先要收集桂花。等桂花开得正艳,选一个好天气,全家动员,摇桂花。在花树下撑开一条被单,四角由四个孩子牵着。大人们在主干上摇,桂花就纷纷扬扬飘落下来,常常弄得人身上头上满是的。之后,把桂花放在竹筐上晒干,收在密封的容器里就大功告成了,只待做桂花糕时拿出来即可。

做桂花糕了,将糯米在水中浸泡几个小时,洗净沥干,放在自家的石磨上磨成粉。父亲说,这种石磨上磨出来的米粉,完美地保留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这道美食对大家是多大的诱惑呀。时至今日,父亲说起时,还是意犹未尽。我想,父亲的童年是幸福的,虽然没有奶奶的长相陪伴,但那香香的桂花糕,抚慰了他的童年。

爷爷不喜欢吃米食,但他从没反对奶奶做桂花糕。奶奶去世后,桂花糕这一做法就让爷爷延续了下來。父亲说,爷爷做的桂花糕味道丝毫不减当年奶奶的。我很好奇,缠着爷爷问:您不是不喜欢吃米食的吗?为什么要做桂花糕?爷爷笑而不语。

我想,这也许就是爷爷爱奶奶的方式吧。正是这种爱,让小时候的我有幸尝到了爷爷做的桂花糕。爷爷说,桂花糕需细细品尝,才能品出一股沁人心脾的桂花香,若是囫圇吞枣,那可是品不出桂花糕独特韵味的!可惜我初中还没毕业,爷爷就去世了。后来,妈妈嫌做桂花糕的程序太麻烦了,家里的石磨也没有了,就不做了。还说如果想吃去街上买,可她哪里知道,纵使街上的桂花糕再好吃,也不是地道的家的味道啊。

后来,老屋拆建了,房前屋后的桂花树也被砍掉了。没有了桂花树的老家,没有了桂花香的秋天,没有了桂花糕的秋天,总感觉不是完整的。

# 肥肉丁素面饼

孔令周

母亲有一道独创的菜,是我与弟弟小时候的最爱,没有菜名,我们给起了个名字,叫 肥肉丁素面饼。

好多年了,我与弟弟也先后成家立业,忙于工作,忙于养家糊口,一晃就到了中年。这段时间,母亲来我家帮忙,弟弟下班后也顺道来家里吃饭,其乐融融,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的时光。吃着母亲烧出来的菜,品尝着熟悉的味道,弟弟突然念叨着:好想吃妈妈烧的一道菜,叫 肥肉丁素面饼的。我也嚷嚷,真的,吃了好久了,好怀念。母亲虽已鬓发花白,看着两个儿子,好像又成了两个淘气的孩子,不禁笑出了眼泪,嗔怪道:好好好,又不是什么好菜,明儿我就做给你们兄弟俩吃。

第二天,母亲果然端上这道记忆中的菜。素面结成一团后,呈圆形球面状平摊在盆底,已经认不出素面本来的样子,凹凸不平的表面,好像像到了某个星球。这不,你别说,还挺像的。这段时间,我们中国航天,高歌猛进的几个成果,无论是嫦娥五号眼

里的月球,还是 天问一号 眼里的火星,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弟弟在科技部门工作,平时很关注这方面的新闻,他拿着筷子,就在 星球 上比画起来,哥,你看,这里就是火星上的阿西达利亚平原,这是子午高原,喏,这条长长的,就是 水手谷,它是火星乃至整个太阳系最长的峡谷。经弟弟一说,真的是越看越像,我们俩戏说母亲造出了一个 火星。母亲在旁,看着我们兄弟俩好像中邪了一样,不吃,只是头碰头聚在那里,傻研究,急得嚷了,趁热吃,凉了可不好吃。弟弟就举起筷子,在 火星 的赤道边挖了一筷,挑到嘴里,细细品尝,却慢慢地皱起了眉头,又慢慢地放下了筷子,悠悠地说了一句,怎么没有以前的味道呢?

对。怎么没有以前的味道呢?

小时候,生活艰苦,米饭不够,吃的都是番薯丝饭(番薯用刨子刨成丝状,在篾架上晒干保存,充当粮食)。番薯丝干涩,比新鲜番薯味道差远了,难以下咽。弟弟经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,哭着,我不要吃番薯丝,我要吃大

米饭。吃饭就成了劳心费力的事情。饭都没得吃,更别说菜了,基本上就着下饭的,不是咸菜就是地里刚割来的几种吃腻了的蔬菜,有时候吃到一顿猪油饭,我们就像过节一样。

在这种没有 油星 的日子里,母亲也尽量想方设法变出花样。她用刀把素面切成一小段一小段,在水里泡软了,捞出来,在砧板上剁烂,然后撒入一些细小的肥肉丁,再剁成糊状,把它们压入盆底,成球面状,烧饭的时候,放在上面蒸起来。刚蒸出来的 肥肉丁素面饼,味道带点咸,又有点油滋滋,口感绵实,在肚子里缺少油水的年代,吃在嘴里,那真是无上的美味。经常是有它 佐饭,我们吃饭时,风卷残云,两三碗番薯丝饭,就不在话下了。

母亲笑着说,人的嘴巴是最灵的,什么都可以瞒,就是瞒不过嘴巴,现在你们每天大鱼大肉,饭桌上每顿上的菜,比过去过年过节还丰盛,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嘴,还怎么品得出这农家菜的味道呢?

我们听了,都若有所思。